

春秋左氏傳

宣公 文公

卷十

12
1772
4





春秋卷第七



左氏傳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魯自隱至文六君唯文公承國於先君得癸亥朔
天

書即位

卷七

文公

文公

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也禮入子使大夫會葬

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

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伯食音嗣穀文伯難惠叔食

謂送死收穀也豐下必於是閏三月非禮

有後於魯國豐下蓋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

今年三月置閏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端首舉中氣以正履端

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

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

已葬我君僖公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緩作主非禮也主所以後十月乃作主故譏之劉敞以

為句主凡君薨率哭而拊拊而作主特祀於主

烝嘗禘

於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為王王使毛伯

晉侯伐衛晉文公

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繇訾及

匡孔達衛大夫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

衛及南陽

南陽邑名

先且居曰效尤禍也

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

朝王是效

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

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

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昭子衛大夫食戚邑

叔孫

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孫叔孫得臣如周拜

衛人

伐晉

衛不自反稱兵伐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使衛報伐已為衛衛人使告于陳陳共

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

古合古道古者越國而謀

秋公孫教會

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田故公孫教會之

正戚田疆界秋晉侯疆戚

冬

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

頽

頽公穀作髡不稱公子公孫以明大義其後皆以屬稱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

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

言年少而又

多愛黜乃亂也

又多愛子若立而又黜取亂之道

楚國之舉恒

在少者也

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

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

庶弟 商臣

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

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羊而勿敬也

江羊成王妹嫁於江

從之江羊怒曰呼役夫

呼音賀 賤者稱也

宜君王

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

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

能大事謂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宮甲東王請

食熊蹯而死

熊掌難熟冀

弗聽丁未王縊謚之

曰靈

未斂而

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

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

師且掌環列之尹

官衛

公孫敖如齊

伯穆

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

使卿出

行聘禮

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

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

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

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殺之 役晉人既

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

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

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徑也貪人敗類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聽善言則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

悖覆也反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

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

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

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鞫居續

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

賜之師孟明言三年將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

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戈斬之囚呼懼而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

曠音審狼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禽獲也生

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

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

欲共殺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周志周書明堂祖廟所以策死而不義非勇也

共用之謂勇謂國家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

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

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晉

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

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

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

大夫曰趙成子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

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

念德不怠 **丁丑作僖公主** 丁丑作僖

其可敵乎 公主書不

不地者 **盟** 盟晉都

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盟也朝而

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

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經書三月乙巳書曰及

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厭音葉損

不使與公敵 故不書氏 **適晉不書諱之也** **夏六月公**

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

盟于垂隴 穀穀作穀隴公穀作穀 未至 六月穆伯會諸侯及

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 士穀士書

士穀堪其事也 司空非卿以士穀 **陳侯為衛請**

成于晉執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

孔達以說

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

廟躋僖公

大事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 僖公也 臣而居閔上嘗為

祀日逆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昭穆之禮 廟尊僖

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僖公年長閔

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為聖賢明

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

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齊肅也 臣繼父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 湯十三世

祖文武不先不密不密后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猶上祖也帝乙微子上尊尚也 鄭是以魯頌曰春

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

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

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展

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 凡六關妻織蒲

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利作虛器謂居蔡山縱逆

祀聽夏父祀爰居三不知

也爰居海鳥止魯東門文冬晉人宋人

陳人鄭人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

秦取汪及彭衙而還

地汪秦

以報彭衙之役卿不

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程子曰晉復伐

秦殘民結怨故

貶稱人李

尊秦之意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襄仲如齊納幣

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

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日公羊傳曰譏喪娶為禮恃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

潰

沈國名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

上曰潰在

衛侯如陳

上曰逃

拜晉成也

夏五月王子

虎卒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吊如同盟禮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死也取王官及郊

文公

八

茅津濟封穀尸而還茅津晉地遂霸西戎用孟

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

周備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不

懈也能懼思也懼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

善也謂舉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喻秦穆不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

秋楚人

圍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雨蝨于宋

楚以救江先僕晉大夫

子子桑有焉燕安也翼成也言

子桑有舉善之謀

自似於雨秋雨蝨

于宋隊而死也冬公如晉十有二

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此公始晉人懼

請改盟改二年處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

賦菁菁者莪取其既見君莊叔以公降拜曰小

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

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

拜俱還上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

取其顯人受祿于天

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冬晉

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桓公周卿士王叔桓公

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子朱楚大夫伐江師解故晉亦還

四年春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公至

自晉○夏

衛侯如晉拜謝歸曹伯如晉會正賦之政貢

逆婦

姜于齊

稱婦有姑之辭不稱夫人不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

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允信也公薨而曰貴聘

而賤逆之

是卿納幣是貴聘

君而卑之立而廢之

不以夫

是甲廢之

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主內主也

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楚人滅江秦伯

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降服素服也出次辟禮也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

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二國夏商四方諸侯

晉侯伐秦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衛

侯使甯俞來聘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

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肄

業及之也魯人失所賦甯昔諸侯朝正於王朝

侯用命也義取湛露不晞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

覺報宴覺明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

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

夫人風氏薨冬成風薨母自成風之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

且贈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名穀作毛○珠玉

而王成之故於榮叔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
賜名昭公來會葬禮也劉敬曰妾母稱夫人王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

都初都叛楚即秦又貳秋楚人滅六

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

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違民之無援哀哉庭堅臯陶字蓼六其

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晉陽處父聘于衛及過甯甯嬴從

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今周書

夫子壹之其不沒乎言其一於用天為剛德猶

不干時寒暑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也言過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

而離其難是以去之離麗晉趙成子欒貞子霍

伯白季皆卒霍伯先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

僖三十一年晉作五軍今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

將中軍射姑狐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聘温

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為帥射姑陽子成季之

屬也趙衰李即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

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趙宣

謚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辟猶也董逋逃由質要

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滂治理也本秩禮貴賤不續常職

脩廢出滯淹能拔賢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

賈佗使行諸晉國葬許僖公○夏季

以為常法賈佗族

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臧文仲以陳衛之友孫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

子聘于陳且娶焉

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娶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

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皆秦之良也國人

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君子曰秦穆之不為

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

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

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長是

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樹之風聲樹立風化分之

采物各旗有分著之言為話言遺善為之律度

度量皆陳之藝極予之法制告之訓典道之以禮則

表儀引道也儀猶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道之以禮則

防利防惡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

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言

順受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

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秋季孫行父

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如晉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

行聞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從者文子

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八月乙亥晉

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

侯驩卒驩公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

公子雍趙孟庶弟也好善而長先君愛

之且近於秦仕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

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

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也抒除賈季曰不如立公

子樂賈季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

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

其位列其子何震之有也震威且為二嬖淫也為

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時公子樂

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

邾以君故讓偆姑而上之杜邾杜伯後邾姓偆

公故讓使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

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

近足以為援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

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

子樂于陳趙孟

使殺諸邾邾晉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冬十月襄仲如晉晉殺其

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公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

晉也少族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

之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處父易帥是十一

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

其帑帑妻夷之蒐賈季戮史駢駢辱史駢之人

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

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對敵猶也夫子

禮於賈季夫子指趙盾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乎言已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

非知也殺季家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閏月

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朔朝廟禮也文公以閏非常月不告朔而猶朝廟猶者幸其不已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必以朔閏以正

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棄時

政也何以為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

句遂城郛

郛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郛七年春公伐邾間

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公子叛在魯故公使

夏四月宋

為守須句大夫絕大皐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王穀夏四月宋

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公孫友為左

師目夷樂豫為司馬戴公鱗臠為司徒音貫

公子蕩為司城桓公華御事為司寇華元昭公

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

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

縱尋斧焉者也八尺曰尋必不可君其圖之親

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殺公孫固

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

公子卬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

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殺者衆死者無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

先蔑奔秦

○蔑公作昧奔秦上公有以師字

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

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

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

焉實此穆嬴襄公夫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

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
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
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
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
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居子且荀
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我
戎津為右及董陰董陰晉地趙訪曰上言背先
蔑傳誤杜氏謂先蔑前還亦非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
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
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

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潛師夜起戊子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剗首秦地己丑先蔑奔秦
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
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
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卿使大夫攝何必子同官
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
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
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
寮故也荀伯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其
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俱亡不能見於此焉用之

士季曰會即士吾與之同罪非義之

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會歸在十三年

狄侵我

西部

狄侵我西部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狄相時在狄鄆舒賈季奔在狄

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夏冬日可畏

秋

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

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後也

冬徐

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

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已莒氏戴已卒又聘于

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莒父昆弟冬

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穆伯如莒泣盟且

為仲逆因為襄仲逆女及鄆陵登城見之莒邑自為

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叔牙曰

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

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
公止之惠伯成之子平二使仲舍之舍不公孫敖
反之女還莒復為
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春王正月○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

取其地在日往日事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
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
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
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今虞書大禹謨九功之德皆可歌
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
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
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無禮則若吾
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
乎諸侯睦宣子說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
戚之田于衛解揚晉大夫匡本衛邑且復致公
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申虎牢鄭地
夏四月○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

春秋文公

八月戊申天王崩秋襄王崩冬十月

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

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上公在伊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將

故魯書曰公子遂珍之也也珍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

而復丙戌奔莒公無穆伯如周吊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已氏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

司城來奔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嫡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

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信節符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

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大

效節以本官逆之請宋並其屬而復之

九年春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

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狐偃先克奪蒯得

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

亂九年春王正月毛伯衛

已酉使賊殺先克毛伯來求金

非禮也求金以不夫人姜氏如齊寧歸也

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

襄王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晉人殺其大夫

先都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三月夫人

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

士穀及箕鄭父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蒯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

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 晉君少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 范山楚大夫言 楚子師于狼淵以 伐鄭鄭地 囚公子堅公子危及樂耳 三子鄭大 夫生獲日

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 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華耦華父督曾孫楚子 無故伐鄭諸大夫救而 遂不及故賤稱人公子 獨不賤從國史也 夏狄侵齊 ○ 秋

夏楚侵陳克壺丘 壺丘 陳邑 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

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蔑陳懼乃 及楚平

以小勝 大故懼 八月曹伯襄卒 ○ 九月癸

酉地震 ○ 冬楚子使椒來聘 穀作穀 椒

○ 椒不書氏史略文 楚君臣始并見於經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 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

弗福也 故奉使告廟 先君為宣四年 滅若敖氏張本 秦人來歸僖公成

風之禭

日衣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秦慕諸夏故諸侯相吊賀也雖

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

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喬似音喬謂成王

與子王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不以壽終城濮之役

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

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沿

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

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

陳楚名司寇為司敗王使為工尹掌百工又與子家謀弑

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

自正月不雨至

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卿士女栗地名不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王新立秋七月及

冬秋

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屈作公厥

地名厥貉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息楚

冬遂及蔡

侯次于厥貉

陳鄭宋預會兩將以伐宋宋華御

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

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遂道以田孟諸道同導孟宋公為右孟鄭伯為

左孟

孟田獵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

復遂楚期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無畏楚

命夙駕載

燧

燧取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扶槌或謂

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

之有子舟無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從詭

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辟音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

楚嬴姓子爵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於是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麋

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

錫穴音錫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

承筐

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承夏叔仲筐宋地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楚者秋曹伯來朝秋曹文公來朝公子

遂如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

敗狄于鹹

鹹魯地鄭瞞侵齊鄭音搜鄭瞞狄姓漆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

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

乘駟乘四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丈獲不書賤夷狄也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

伯猶音春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郭門魯以命宣

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克石音彫

敗狄于長丘長丘地獲長狄緣斯之僑先皇父之二

子死焉父在軍而二子從宋公於是以門賞彫班

使食其征征門關也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在宣

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桓六年十鄭瞞

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弟王

陸彙曰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

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衛人獲其季弟簡

如伐齊退走鄭

瞞由是遂亡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邾伯卒父朱儒邾人立君大子以夫鍾

與邾邾來奔邾邾亦邾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

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劉敞曰左氏說

侯逆之便謂之邾杞伯來朝復稱伯

稱不登叛人杞伯來朝桓公來朝

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二月庚子

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二月庚子

子叔姬卒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

叔姬言非女也卒未嫁而

夏楚人圍巢

巢小國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
嘉為令尹孫若子孔 羣舒叛

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 夏子孔執舒子平

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子

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術不稱氏史略文秦君臣始見經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器大 主璋也不欲與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秦為好故辭王

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

魯公伯禽 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

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

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國無

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

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秦為令狐之 役故冬秦伯伐晉

取羈馬羈馬晉邑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

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欒枝 晉

甲佐之子晉臣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

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

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

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史駢

屬大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穿趙夙有寵

而弱不在軍事年少未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

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秦伯以

璧祈戰于河勝禱求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

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糧坐甲被甲固敵是

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

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

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

綏兩退軍為綏爭兩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

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慙缺史駢曰使者

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

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

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為宣元年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城諸及鄆書時也鄆魯

季孫行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十三年春 晉侯使詹

嘉慶瑕以守桃林

夏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之塞詹嘉晉大夫桃林晉南竟

夏

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

之何隨會即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桓子荀林父始將中

能外事且由舊勳知外竟之事勳卻成子

曰賈季亂且罪大成子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

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

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

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

於朝躡足欲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人在東壽

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

先欲與晉人在秦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

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

也辭行示已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

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策馬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蓋已所

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

五月壬

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劉士會堯後胤

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

蘧蒢作公

蘧蒢穀作蘧蒢邾文公卜遷于繹邑繹邾史曰利於民而

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

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

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

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

自正

壞

大公作世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冬公

如晉衛侯會公子沓

會下公無公字○沓地名冬

盟之尋衛雍

公于沓請平于晉

秋侵衛○十有二

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子棐

盟下公穀無公字棐公作棐後同○棐鄭地

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

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鴻鴈詩義取哀季

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義取行役

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小國有文子賦采

薇之四章義取豈敢

平鄭請鄭伯拜公答拜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

不書懲不敬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

師伐邾此即叔仲彭生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

惠伯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子叔

姬妃齊昭公生舍姬音配叔叔姬無寵舍無威

公子商人驟施於國懿商人桓公驟數也而多聚士盡其家貲於公有司以繼之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

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邾文公元

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

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

者陳鄭宋且謀

邾也捷菑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

斗

也孛孛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

公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

克納

捷公作接○奉不正以奪正故賤稱人

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萬乘邾人辭

曰齊出糴且長

糴音攬糴且定公

宣

○周公將與王

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孫蘇訟于晉

王叛王孫蘇

王匡王不與

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

公子晉

尹氏周卿大夫聃啓周大夫

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

楚莊王立

穆也

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

○

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

舒即羣

二子作亂

城郟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

子出將如商密廬戰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

及公子燮廬楚邑戰黎廬大夫叔麋其佐初鬬克囚于秦在信

年五秦有穀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

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

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穆伯之從已氏也

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

不得使與聽政事終三年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寢於家故出入不書

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請立難也許之文伯

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

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

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齊公子商人弒

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所秋七月乙卯

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

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

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齊人定懿公

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

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宋

子哀來奔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
附庸宋升為卿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

冬單伯如齊

也宋將亂子哀見幾而
作故書字以與之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周卿

士為魯如齊故書齊不討商襄仲使告于王請
人又敢執其君毋故貶稱人曰殺其子焉用其
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
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
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五十

年春季文子如晉為

三月宋司馬華

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孫來盟

不言使盟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
在華孫也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
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耦華督魯孫督弒殤公在

桓二請承命於亞旅
亞旅上魯人以為敏

夏曹伯來朝

曹夏

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

教之喪

或稱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

堂阜齊魯竟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

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為請毀禮過立於朝以待命許

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教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國之公族故書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教襄仲欲勿哭怨教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

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義救乏賀善吊災

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

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

二子來教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仲或

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

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

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颺一人門于

戾丘皆死颺音寇攻門二子死之六月辛

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六月

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

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責陰諸侯用幣于社社尊

於諸侯故請伐鼓于朝退自以昭事神訓

民事君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

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

至自齊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

蔡

入國書始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

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

秋齊人侵

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

季文子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

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趙匡曰諸侯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左氏之說非也

十有二月

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

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齊侯

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曹朝于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而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

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

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

間疾夏五月公

四不視朝

自二月不視朝也 公四不視朝疾也

六月

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鄆公作屏穀作師。鄆音西鄆丘齊地。 公使襄

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

秋八月辛

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有蛇自泉

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伯禽至僖秋 楚人

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以故壞之

秦人巴人滅庸

庸屬楚小國 楚大饑戎伐其

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戎山夷也

陽丘訾枝皆楚邑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

於選將伐楚

選楚地也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楚人謀徙於阪高

楚險地 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

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

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

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往伐庸也 次于句澨 楚西 使廬

戰黎侵庸及庸方城方城庸地庸人逐之曰子揚窓

窓我黎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

大師還復句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

師叔楚大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

地名陘隰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唯裨儵魚人

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

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臨品地名分

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石溪庸

仞入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公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宋饑竭其

粟而餓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詒遺也時

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音朔國之

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公鮑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而不可乃

助之施助鮑以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

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華督公孫友為左師華

耦為司馬鱗矐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

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

意諸為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

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

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

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

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

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

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

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

甸攻而殺之夫人周襄王姊故稱蕩意諸死之

不書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昭公未

有無道之實君雖不君文公即位使毋弟

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

人伐宋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

猶立文公而還卿不

書失其所也討失其所夏四月癸亥葬

我小君聲姜

作聖公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

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

侯盟于穀

西傳作北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

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晉地黃父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

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執訊通訊問之官

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

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立穆公恃寵專權

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

也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夷大子名以請

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

歲陳事歲勅也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

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

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

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

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
 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言迫不暇擇善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人道相事
 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音挺疾走貌命
 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儵
 唯執事命之儵晉鄭之竟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
 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
 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

所逃命

言將叛晉

晉鞏朔行成於

秋

周甘歌敗戎于邠垂

鄭其言

趙穿公墾池為質焉

秋

戎于邠垂

乘其飲酒也

音歌

公室自穀

冬

十月鄭大子夷

石楚為質于晉

靈夷

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

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

言齊將伐魯

以臣

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

偷必死

苟偷且猶

文公

四十三

四十三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丁丑公薨

于臺下

臺下非也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

之卜曰尚無及期

尚庶幾也

惠伯令龜

以卜事告龜

卜楚

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

非疾也

君亦不聞

言君先齊

侯令龜有咎

言令龜者亦有凶咎

為惠伯死張本

二月丁丑公薨

秦伯瑩卒○夏

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君為以既

而又殺之故罪齊人而不以討賊書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

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

斷其尸足

而使

馱僕

僕御也

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

遊于申池

齊南城西南門名申門左右有池

二人浴于池歆以扑

扶職

扑糞也

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

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

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飲酒

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

酉葬我君文公

六月葬文公

秋公子遂

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蒞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蒞叔謝齊來會

冬十月子卒

敬嬴生宣公敬嬴之子在喪文公二妃

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

之叔仲不可叔仲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

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舟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

曰死君命可也公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

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夫

舟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將行哭而

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

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季孫行父

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莒紀公

生大子僕又生季佗紀別號也愛季佗而黜僕且多

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
 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
 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
 則以觀德也則法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
 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
 常刑有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九刑行父還觀宮

僕莫可則也還音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
 為凶德夫宮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
 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
 隙也兆釁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度居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
 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顓頊之號蒼舒隕鼓檮
 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數音天下之民謂之
 八愷垂益禹皋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音天下之民謂之
 八愷陶之倫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謂之
 八愷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

稷契之朱虎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宣編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濟成也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禹作司空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父義母慈兄友弟共

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

帝黃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離堯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

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靖安也庸用也服行也蒐隱也天

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舍之則

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杻謂

檇杻須凶無疇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

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

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實財也天下

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謂之饕餮饕餮音鐵貪財為

饕餮貪食為饕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

檇杻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魍魎山神獸形魁怪物是以

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
 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
 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
 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 宋武
 族宋武公孫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孫昭
 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
 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

華樂莊族公孫師桓族向魚遂出武穆之族穆族
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
黨於武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公子朝卒使
 樂呂為司寇以
 靖國人樂呂戴公曾孫

春秋卷第七

春秋卷第八

左氏傳

宣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
自著
之立
罪

公

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

不稱姜氏 譏喪娶也元年春王正月 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

也 諸侯所以尊君命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尊夫人也

劉敞曰 左氏謂遂不稱族尊夫 一事而再見故卒名之

夏季孫行父如齊

夏季文子如齊納 賂以請會 宣公篡 立未列

故以會 賂請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逐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文十二年 戰河

曲不肯薄 秦於險

而立胥克 克甲之子 先辛奔齊 辛甲之屬大夫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

平州 齊地

會于平州以定公

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

西田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 公故以賂齊也 濟西故曹地 晉文以分魯

秋邾

子來朝 ○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

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棗林宋人之弒昭鄭地大夫而用諸侯之師始此

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

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

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

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棗

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

林北林在冬晉趙

穿帥師侵崇

崇公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崇秦與國吾以求成焉冬

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

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

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
戰皆書大
自夫帥始二

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

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

樂呂樂呂司寇獲不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

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音輅

迂迎也狂狡宋大夫倒戟而出之獲狂狡狂狡自倒其戰及為鄭人所獲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

之之謂禮戎軍制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反易其道必受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

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

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

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

百駟馬之毛色有文采者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

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合猶答也宋城華

元為植巡功植音值為將領城者謳曰睥其目

瞡其腹棄甲而復睥音早出于思于思棄甲復

來思音腮于思多鬚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

兕尚多棄甲則那那何也言役人曰從其有皮

丹漆若何言無丹漆亦不能

寡夫謂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

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

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晉陰地以報大棘之役楚闞

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

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

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秋九月乙

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臯公作律晉靈

歛以彫牆

彫畫也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

夫肱熊蹯不熟殺之

肱音而

寘諸畚使婦人載

以過朝

音本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

之見宰夫手

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

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三進三伏公知欲諫故佯

曰吾知所過矣將改

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

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
 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
 補過衮不廢矣常服也猶不改宣子驟諫驟數也公
 患之使鉏麇賊之麇音視鉏音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
 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
 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趨登
 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
 葵焉明搏而殺之葵猛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

為聞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

翳桑

田獵也翳桑桑之多

見靈輒餓問其病

靈輒

晉人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

矣

宦學仕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

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

公介

靈輒為士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

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攻一

宣子未出山

作弒

而復

晉竟之山

盾出

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

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

詒伊感其我之謂矣逸詩言人多所遺憂孔子曰董

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朱子曰左氏識卑

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宣

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壬

申朝于武宮麗初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慶公族

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

族官仕也為置田邑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

適子之母弟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晉於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趙盾請以括為公族

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微君姬氏則臣狄

人也公許之盾狄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

盾子當為公族辟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

夫盾以其

與屏季使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

上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

且天王未葬復有三年春不郊而望皆忘哀從吉之罪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葬匡

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後同穀無之字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天福周取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

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罔兩水神莫能

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

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

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可言

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即王城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

人侵鄭

盟鄭地音延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

也 秋赤秋侵齊

赤狄秋 之別 見經始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事在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

月丙戌鄭伯蘭卒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

姑燕姓南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

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

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計所賜蘭為懷子月

數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

曰陳媯鄭子文公叔父子儀生子華子臧子臧

得罪而出出奔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

地 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十四年又娶于江

生公子士朝于楚從鄭伯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

地葉楚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

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

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鄭大夫曰吾

聞姬媯耦其子孫必蕃媯姓宜為媯吉人也后

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媯甥也天或啓之必將

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與孔將

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

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

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穆作公穆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

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四年

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

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稻卒

○夏六月

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

獻黿於鄭靈公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

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

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

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子動無效

宣公

十

公怒深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

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

君乎及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言權不足君

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不能自道凡弒君稱君

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

不弒者之名趙訪曰既云懼而從之是與謀也權

罪者傳說皆謬鄭人立子良庶子良去疾辭曰

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襄公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子良不可

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赤狄

皆亡去疾何為何為獨留乃舍之皆為大夫

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

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

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

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

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

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率鬪般為令

尹子般子文之子揚子越為司馬薦賈為工正譖子揚

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賈惡

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也國伯

嬴薦賈也轅音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

子為質焉弗受王烝野楚邑三師于漳澨澨水秋

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澨楚地伯棼

射王汰斬及鼓跗著於丁寧汰過也斬車轅附

也又射汰斬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師

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

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初若敖娶於邲邲音云生鬬伯比若敖率從其

毋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

棄諸夢中夢澤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

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

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使於齊還及宋聞

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

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

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楚

子伐鄭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五年

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高固齊大夫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公見止許昏於鄰國之臣 累其先君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來逆下 公穀有 字秋九

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 叔孫得臣 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不書女歸 降於諸侯

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冬來

反馬也 禮送女 留其送 遣使反馬 廟見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 楚平晉荀林父

救鄭 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免 大衛

夫 六年春晉衛侵 陳陳即楚故也 夏四月 ○秋 赤狄伐 晉圍懷

及邢丘懷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

其民驕則數戰以盈其貫將可殪也以繩穿周

書曰殪戎殷此類八月螽○冬十月

之謂也為十五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名桓公○楚

伐鄭取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

成而還卿二子鄭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

其在周易豐離下之離易雖不莖必

六日三歲弗過之矣不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不覲凶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孫良夫

夫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夏公會齊侯

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

伐萊萊國名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

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秋

公至自伐萊赤狄侵晉取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宣公十四

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

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王叔桓公周卿士謀諸侯不睦於晉

者霸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

止公子會盟于黃父黃父即黑壤公不與

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

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蓋有疾而還非禮也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

猶繹萬入去籥

遂不言公子因上省文垂齊地繹祭之明日以聲故入用籥管也以其無

禮有聲故不作有事于大

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

薨

嬴公穀作熊○宣公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始見春秋

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

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

楚人滅舒

蓼

作蓼公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
疆之正其及滑汭滑水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 晉

克有蠱疾

惑以 喪志 卻缺為政秋廢胥克

使趙朔佐下軍

朔盾之子為成十七 晉童怨卻氏張本

冬十

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

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公穀 冬葬 敬嬴旱無麻始

用葛篋

引篋所以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

辟不懷也

避不念親而早葬家鉉翁曰左氏以 翼日葬為得禮然國君之葬宜無不

備雨不 克葬謂 之無貶 不可也

城平陽

城平陽 書時也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

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

齊 ○ 夏仲孫蔑如京師

九年春王 使來徵聘

夏孟獻子聘於周王
以為有禮厚賄之

齊侯伐萊○秋

取根牟

根牟東夷國秋取根牟言易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

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鄭地晉侯卒於竟外故書地

會于扈討不睦也

謀齊陳侯

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

諸侯之師伐陳

不書諸侯帥之無將帥

晉侯卒于扈乃

還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

人圍滕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晉

卻缺帥師救鄭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

二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柳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穀 陳靈公與

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

二子陳卿夏姬鄭

叔妻衷懷也

相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

也且聞不令也

君其納之納藏公曰吾能改

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

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

乎之言辟邪也下辟法也黃仲炎曰此非孔子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

歸我濟西田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

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齊正卿二家公卒

將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

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

以名書氏以凡諸侯之大夫違故也告於諸侯

曰某氏之守臣某姓上某氏者失守宗廟敢告所

有王帛之使者則告聘有禮交好之國則告不然則否

公如齊

公如齊奔喪非禮也

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

舒弒其君平國

徵舒陳大夫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

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

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

公孫歸

父如齊葬齊惠公

襄仲之子

晉人宋

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母弟字季劉子食采於

此秋劉康公來報聘子報之孟獻子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取繹

繹公師伐邾取繹

大水○季孫行父

如齊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冬子家如齊伐邾魯侵小畏齊侯使國佐來聘

故也齊往謝齊侯使國佐來聘

使書曰齊侯著其惡也國佐

夫齊大國武子來報聘報文也饑五穀不成日饑

楚子伐鄭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斲薄其棺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

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陳地十

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

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令尹蔣艾

宋子重公子嬰王待諸郟郟楚地獵城沂獵艾

孫叔敖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主築城者以授司徒

掌徒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具平板榦榦

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程土物為作議遠邇均勞

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

愆于素慮不過所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欒地晉郤成子

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秋會

于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

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

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

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

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

行父于陳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名遂入

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栗門陳因縣陳滅陳

侯在晉靈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申叔

大夫楚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

宣公

二十一

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楚縣大夫皆僭

公稱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

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

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

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

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

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

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叔時謙言小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州鄉屬示討夏

氏所獲也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書有禮也

陸淳曰討徵舒正也納亂臣邪也啖助曰左氏云書有禮若以納亂臣為

有禮

非禮

春秋卷第八

宣公

二十二

春秋卷第九

左氏傳

宣公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賊討國
復二月
一十月
後得葬

楚子圍鄭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
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

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

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

見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也楚

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圍城九

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示服為臣

僕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

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

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

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厲周屬

王宣王鄭所自出鄭桓公武公始封賢君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

以為縣願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

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

幾與冀同謂豈可冀幸而取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旆入盟

子良

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

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音邲鄭弼

地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

先穀先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趙朔將下

軍藥書佐之

藥盾之子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

齊嬰

趙盾異母弟

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

趙嬰兄弟

趙同為下

軍大夫

荀首林父弟

韓厥為司馬

韓萬孫

及河聞

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

用之

桓子林父勦勞也

楚歸而動不後

動兵伐鄭未晚

隨武子

曰善

武子會士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

言征伐為有禮

楚軍討

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罪不為有禮

楚軍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

而舉

楚武王始為此陳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

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宰令尹為教孫

前茅慮無

慮無如今斥候備慮有無也茅

中權

後勁

中軍制謀精兵為殿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類物猶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

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

舍

旅容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

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

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

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

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洵曰於鑠王師遵

養時晦洵周頌篇名今作酌鑠義也言武王能

者昧也致討於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

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先穀晉所以霸

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

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

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

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濟渡知莊子曰

此師殆哉莊子首周易有之在師坤坎之臨

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此師卦初六爻

川壅為澤坎為川有律以如已也將帥貴法律

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天屈也言法

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遇

謂桓子獻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

也敵也主此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

謂桓子獻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

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

不如進也失屬謂不救鄭事之不捷惡有所分

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

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縣名子重將左子反

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側反公聞晉師既濟王

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音驂令尹孫叔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

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

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

反旆迴車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言晉林父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

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聽而無上衆誰

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

言楚王以君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

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管鄭地敖鄭皇

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

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

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

矣必許之藥武子曰武子藥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

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于民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日也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軍實于勝之不可

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蚡冒筭路

藍縷以啓山林筭路樂車藍縷啟衣言箴之曰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

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楚之

廣有一卒率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

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

十五乘為大偏令廣十五乘亦用右廣初駕數

近官序次也若今宿直遞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

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

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

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

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蒞子原趙同趙莊

子曰欒伯善哉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

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

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

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

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

人侯人謂伺敢拜君命之辱莧子以為諂使趙

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

之迹於鄭言楚君至鄭晉君使之曰無辟敵羣臣

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

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

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也摩

也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叢善音左鄒矢之

也也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車旋則掉兩

間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執俘

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兩張

角從旁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

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晉鮑

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

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晉魏錡求公族未

得錡魏驪子欲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

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熒澤

鄭地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

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新殺叔黨命去之叔黨

潘黨潘危之趙旂求卿未得旂趙子且怒於失楚

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

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弗備必敗

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

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

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

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設伏兵故上軍

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趙旂夜至於楚軍二人俱行席

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楚子為乘

廣三十乘分為左右乘廣兵右廣雞鳴而駕日

中而說說音稅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

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

故各有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旂趙旂棄車而

走林走入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

怒楚師也使執車逆之執音豚潘黨望其塵

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

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晉師右移上軍未動中軍下軍在上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大夫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郤伯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謂戶止也古人以守戶之人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以廣車為隊車重不能進楚人憇之脫扃憇教也扃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拔旆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及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逢大夫謂其二子無顧趙不欲見顧

曰趙使在後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

授趙旃綏以免綏也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

皆重獲在木下尸而弟累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

子以其族反之子之羈楚大夫知瑩知莊厨武子

御武子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

子之房抽擢也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

之愛蒲楊柳可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子言必取他人吾不

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

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及昏楚師軍

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

無復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遂次于衡雍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積尸封土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

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戢箴也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遠也又作武其卒章曰者

定爾功也致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

章今周頌賚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其

也言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

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其六章今周頌桓篇

夫武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

著之篇章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

音上暴

觀兵以

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

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

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

幾危也

而安人之

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

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

祀先君告戰勝

武

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

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鯨鯢大魚以喻不義

人之今罪無所所罪無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

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是

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

石制鄭大夫

將以分鄭而立

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

僕叔魚臣子服石制君

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

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侍亂則

鄭伯

許男如楚

秋七月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

貞子諫曰不可

貞子士渥濁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

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王成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王成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

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冬楚子伐蕭宋華叔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

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音旋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鞠音芎麥麴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河魚腹疾奈何社意解欲入曰目於智井而拯之智音宛無社意解欲入求拯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為表已叔展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自謂也

而也 踰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

于清丘

清丘衛地此大 晉原穀宋華椒衛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

救陳

宋為盟故伐陳 陳貳於衛人救之孔達

約音要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公 十三年春齊師

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

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穀秋赤

清先穀名之也清一名清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

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

討焉盟尋清丘之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

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

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

室其子使復其位以有平國功故以女妻之襲父祿位

夏五

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使鄭自謀而來

服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子張穆公孫鄭伯

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

申舟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諸之役惡宋在文十年曰鄭昭宋龔昭明也晉使

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申犀

王舟子以子託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

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鄙我猶殺其使者必伐

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屨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胥之市室皇寢門關蒲胥楚市名秋九月楚子

宋園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

齊侯于穀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

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

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

何以不亡為

八年歸父奔齊傳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

于宋

魯大夫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

宋火

宣公

十五

旅百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於是容貌采

章嘉淑而有加貨若大國有嘉慶之謀其不免

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夏

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華元子反賤稱人平者在下也宋人使樂嬰齊

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

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

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山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國

君舍垢忍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待楚乃止使

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

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

望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

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

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

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

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

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也考成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

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君前臣名王棄言焉王不能答

申叔時僕也僕御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

反之林起之乘其不虞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及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

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子爵赤狄別種林父稱師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鄆舒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

也者酒二也嗜者同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

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
 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
 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
 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
 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
 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正字也反字盡在狄矣晉
 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
 亥滅潞曲梁晉地書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
 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亦賞士伯以
 瓜衍之縣士伯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

吾喪伯氏矣伯桓子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
 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
 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
 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
 能施也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備率是道也其何不
 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
 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原叔趙同
 天奪之魄矣殺趙同八年晉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
 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輔氏稷雒魏皆晉地

秦人伐晉

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

子有嬖妻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之武子顛

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

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

杜回亢禦也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

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而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報李廙曰此傳本是此王札子殺召伯

經札子殺召伯後者甚多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專殺故書以誅其惡王札子王孫蘇與

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士使王子捷殺召

戴公及毛伯衛即王子捷

子卒立名襄襄名戴

秋螽仲孫蔑

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公作牟初稅

畝復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初稅

冬螽生饑螽音綠冬螽生饑幸之也劉敞

耕百畝借民力冬螽生饑冬生不為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

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士會稱人貶其用武滅國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

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不書三月獻狄

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

軍且為大傅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

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不善人遠此之

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

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榭火公穀作災○成周洛陽宣榭夏成宣王講武屋興王之迹泯故重之而書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邾伯姬來歸

秋邾伯姬來歸出也書內女見出則大其事也

冬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

禮原襄公殺烝升殺武子私問其故

享當體薦而殺烝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不聞乎季士王

君和
卷九
享有體薦享則薦其體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解折其俎使皆
可食以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諸侯謂武子
歸而講求典禮
以脩晉國之法
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
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
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

癸卯日有食之○已未公會晉

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于齊齊頃公帷婦

人使觀之穀梁謂婦人乃蕭郤子登婦人笑於
房故笑之登階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
涉河獻子先歸使藥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
事無復命矣克之介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齊侯

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欽孟高固

逃歸聞郤克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楚卷

即斷齊人使勿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

于原執南郭偃于温野王苗賁皇使見晏桓子

賁皇楚鬬椒子奔晉食邑歸言於晉侯曰夫晏

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

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今則皆言晉羣齊君恐

不得禮禮不見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

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

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

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

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

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而害來者以懼諸侯

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君行師

師還稱范武子將老士會初受隨召文子曰燮乎

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

也怒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

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

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音池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率

冬公弟叔肸率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

齊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

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公伐杞○夏四月○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兩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七月邾

人戕鄆子于鄆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

戕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

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鞏楚於是公孫歸父如

乎有蜀之役冬在成二年蜀魯地

晉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冬

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庶謂宣公仲襄仲大援齊

罪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遂逐東門氏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穀作榿魯子

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為壇張帷將去既復

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

故遂奔齊書曰歸

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卷第九

